

灰姑娘快跑

吴谁 / 著

老姐是侦探④
LAOJIESHIZHENTAN



CTS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国内推理名家、两届倪匡科幻奖获得者**吴谁**最新力作！



血腥？惊悚？

不，悬疑推理也可以如此轻松幽默！
超级反转的“轻推理小说”。
真相，难道真的只有一个？

灰姑娘快跑

吴谁 著

老姐是侦探④
LAOJIESHIZHENTAN



CBS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灰姑娘快跑 / 吴谁著.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04
(老姐是侦探)

ISBN 978-7-5358-9612-4

I. ①灰… II. ①吴… III. ①儿童文学—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6510号

Hui Guniang Kuai Pao

灰姑娘快跑

责任编辑: 聂 欣

责任美编: 陈 筠

装帧设计: 王 旺

质量总监: 郑 瑾

出 版 人 : 胡 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 410016

电 话: 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0731-82196313 (总编室)

传 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0731-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mm × 1240 mm 1/32

印 张: 4.625 字 数: 50千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前言 | Foreword

文/庄秦

吴谁的作品，我看得不多，但每次看到，都会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已经过了很多年，我也能清楚记得当初第一次读到《三十四只新皮鞋》时体会到的惊艳，以至于后来听说他获得倪匡文学奖，我一点也不感到讶异，因为我知道，吴谁有这个实力。

在阅读《老姐是侦探》的前一天，我正好参加一个文学研讨会，有位文学爱好者问我，如何才能构思出一篇推理悬疑小说出来？我当时提出了一个观点，写推理悬疑小说的作者，心里一定要有一股子“邪念”。这个邪念，可不是说整天想着要怎么害人，而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想法，特立独行的思维，看到任何事物都能产生联想，思考能不能由此创作出一篇让人大吃一惊的文章出来。

吴谁还有一重身份，理工科博士。学理工的人来写小说，有天然的劣势，严重缺乏堆砌辞藻的能力，所以大部分理工出身的作家都把重点放在了情节的铺设上。吴谁正是其中的佼佼者，也许他的词汇量不够大，但由他构想出来的世界观却可以无限放大到读者难以想象的地步，逻辑的严密性更让人不由得发出赞叹，吴谁不来写推理悬疑，那简直就是浪费。

再回到《老姐是侦探》这本小说，这是一本写给孩子们看的推理小说。

毋庸置疑，儿童文学的创作者，需要保持一颗永不褪色的童心，但推理小说的创作者却需要偷藏一股子“邪念”。“邪念”与童心如何兼容？然后产生出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其实在国外，许多知名推理小说作家都会在一定时期，特

别推出一篇为儿童而写的推理小说，这几乎成为了一种传统。比如有栖川有栖的《彩虹村的秘密》、殊能将之的《恐怖孩子王》、岛田庄司的《透明人的小屋》等等，这些知名作家之所以特意为儿童写作，除了为自己培养一批新读者群之外，更大的原因就是他们本身都有着纯真的童心，真心想为孩子写作。

吴谁本来就是一位擅长写作诡计型本格推理小说的作者，在《老姐是侦探》中，他秉承了自己一贯的构思风格，读他的作品，需要动脑筋，不翻到最后一页，千万不要说自己已经找到了真相。吴谁作品中的另一个关注重点，是“日常”，《老姐是侦探》里发生的故事，就像活生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一般，在你身旁，在我身旁，都能找到类似的影子。而且吴谁在小说里使用了第一人称手法，讲故事的人就是“我”，一个别人觉得不帅但却自我感觉良好的男孩子，有点小坏，但心地善良，这恰恰就是“邪念”与童心的完美组合啊。这样的人物设置与写作手法无疑可以让许多小读者产生很舒服的代入感。

而更重要的是，吴谁在写作中很注意如何将“足以推进案件侦破进程的各个条件”一步步展示给读者，让读者与故事里的“我”一起获得线索，一起动脑筋，一起去侦破案件。

另外还必须指出一点，吴谁的作品中始终洋溢着让人温暖的幽默感。至于为什么这么说，请各位翻过序言这一页，直接读他的作品《老姐是侦探》吧。



夜访吸血鬼..... 1

老姐和我迷路了，来到了一个看上去非常凶险挺像鬼屋的地方。

密闭反锁的房间中没有一个人，火上的水壶中沸腾的却是鲜红的血……

这里是吸血鬼的巢穴吗？

突然，身旁的门缝中伸出了一只女孩的手！

灰姑娘快跑..... 24

老师布置给弟弟的作业：

请用自己的语言，重新写一篇灰姑娘的故事。要求和你的家人一起完成，可以每个人各写一段进行文字接龙游戏，看看谁写得更好。

一直被老姐欺负的弟弟开了个头：灰姑娘其实是个小男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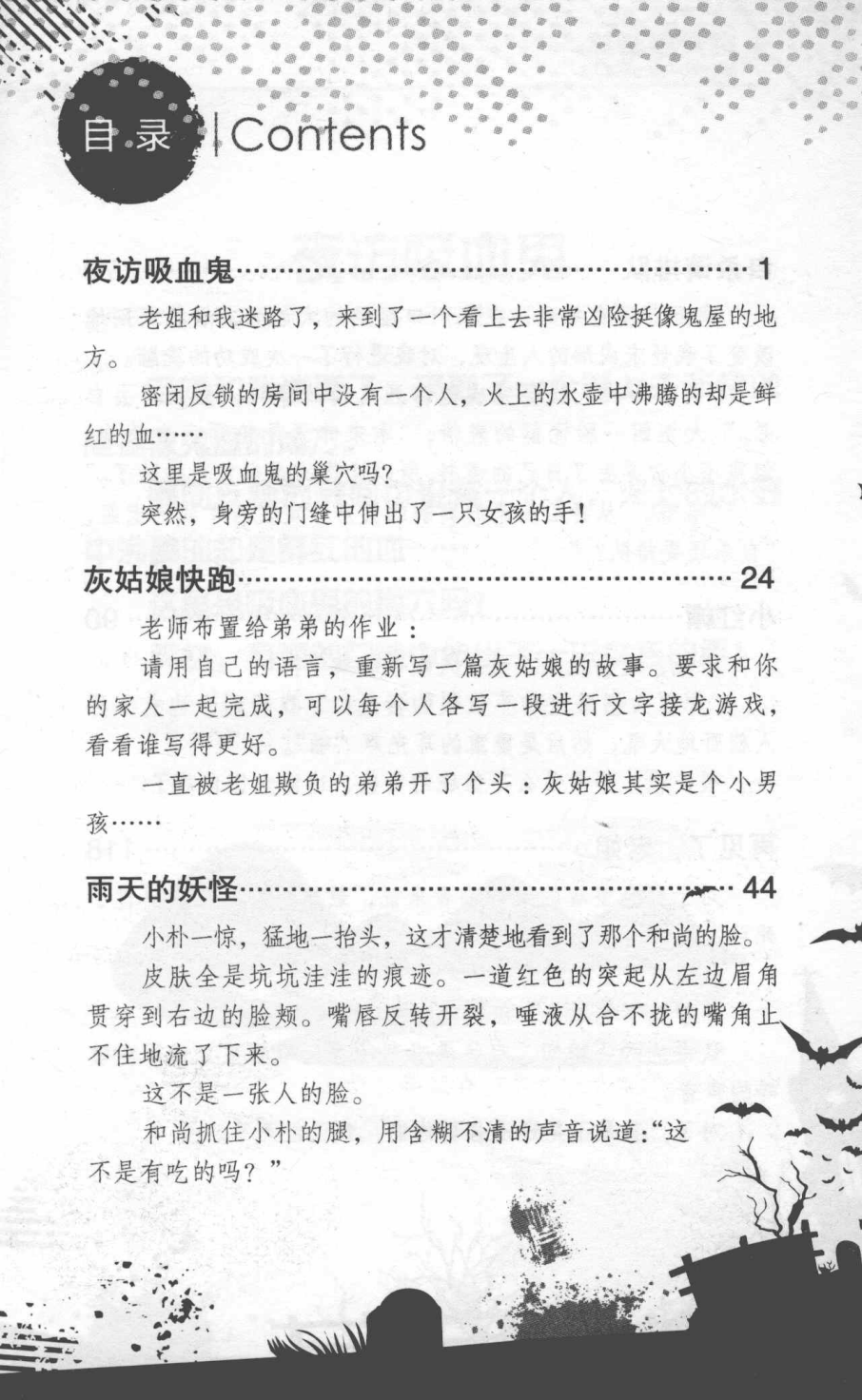
雨天的妖怪..... 44

小朴一惊，猛地一抬头，这才清楚地看到了那个和尚的脸。

皮肤全是坑坑洼洼的痕迹。一道红色的突起从左边眉角贯穿到右边的脸颊。嘴唇反转开裂，唾液从合不拢的嘴角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这不是一张人的脸。

和尚抓住小朴的腿，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道：“这不是有吃的吗？”



自杀请排队..... 70

我万万没有想到，在家门口碰到的大姐姐，居然深刻地改变了我还未成形的人生观，对我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洗脑。

“死者为大。我会完成他临死之前的嘱托，然后再去自杀。”大姐姐一脸忧郁的表情，“本来昨天是轮到我自杀的，但我不小心弄丢了自己的遗书，所以让你的亲生父亲插队了。”

“哈哈。”从身后传来的爽朗的笑声一定发源于我的老姐，“自杀还要排队？”

小红帽..... 90

晕死，这么说来，我被人贩子绑架了！

“你怎么拐来这种不值钱的货色！”我听到旁边有个男人粗野地大吼，然后是重重的耳光声“啪”。

喂，我才不是什么不值钱的货色，这话太伤自尊了。

再见了，老姐.....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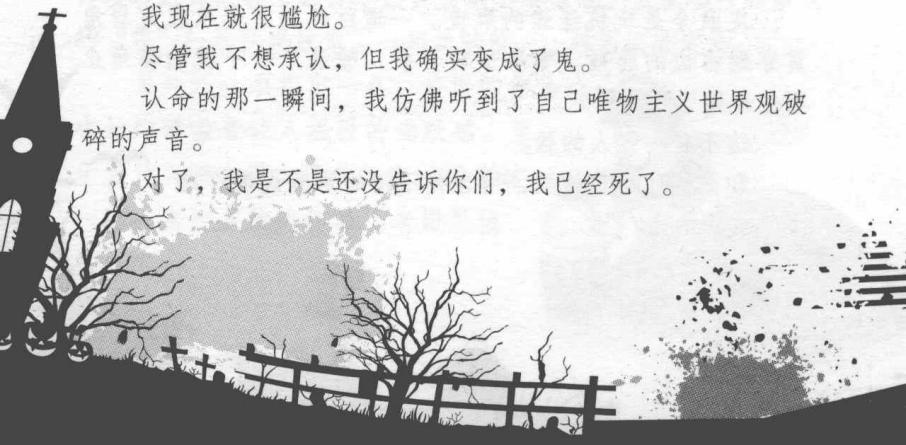
对于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来说，最尴尬的时刻，莫过于死后发现自己变成了鬼。

我现在就很尴尬。

尽管我不想承认，但我确实变成了鬼。

认命的那一瞬间，我仿佛听到了自己唯物主义世界观破碎的声音。

对了，我是不是还没告诉你们，我已经死了。





夜访吸血鬼

老姐和我迷路了，来到了一个看上去非常凶险挺像鬼屋的地方。

密闭反锁的房间中没有一个人，火上的水壶中沸腾的却是鲜红的血……

这里是吸血鬼的巢穴吗？

突然，身旁的门缝中伸出了一只女孩的手！



(一)

“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我装作若无其事地问老姐。

老姐立刻识破了我的伎俩，脸拉了下来：“坏消息先！”

“坏消息很简单，不过就是我们迷路了而已。啊！不要拧我的耳朵……”我很想淡定一点，但我的耳朵无法承受180度自由转体，“难道你不想听好消息了？”

“好消息是什么？”耳朵上的压力轻了点。

“你看！”我颇有气势地手一挥，示意看周围的荒山野岭，“此处前山后水，正好对着那边山凹，有招财引气之效。前几天看地图，就发现我们这里非同小可，乃是昆仑龙脉始祖延伸至此，只是没想到这风水的精魄就在此处。我们无意间得知

此秘处也算天赐有缘人。老姐，你要是马上死了，可一定要葬在这里，能保你子孙三代人丁兴旺，财源滚滚。”

眶当一下，老姐狠狠地敲了一下我的脑袋。

“老姐，不骗你啊。这地方葬个皇亲国戚什么的都够级别，别说你一介草民。”我抱着脑袋躲开，哀怨地央求。

“还草民呢！我敲死你。”老姐没好气地追着我打，“你带的好路！还以为这里是城里啊，可以找人问路。这里是农村呢，大山环抱之中，黑灯瞎火，你叫我们怎么回家？”

老实说，这事也怨不得我。要不是老姐深夜把我扯出来看电影，我也不至于在领路时走了岔道。

每年暑假，我和老姐都会回乡下的老家度暑假，用老爸老妈的话说，就是让我们用劳动改造腐朽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今天吃饭时听说隔壁村

办喜事，找了电影放映队，要播《暮光之城》。老姐还没等我放下碗就拉着我往外跑。

这也算我们老家的一大特色。每一家盖房子，门口总会留十几平方米的水泥坪，白天就用来晒晒咸菜或者稻谷之类，晚上就供大家纳凉聊天。

水泥坪旁边，总会有一栋邻近房子的墙上没有窗户，是刷得雪白的灰浆墙壁。这墙就是专门用来放映电影的。如果有一家办喜事，除了请客外，最气派的就是请镇上的放映队来放电影了。大家口口相传，奔走相告，还没到时间，水泥坪上就歪歪斜斜摆满了占座的长凳子。喜主端着篮子到处发送花生和瓜子，有时还有硬邦邦的豌豆——我的第一颗蛀齿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被豌豆崩掉的。

这电影当然是不要票的，有时还能赚到满满的一口袋瓜子。

但这《暮光之城》我已经看过四遍了，这怎





么都烦了吧。而且今天还下了一场大雨，这高一脚低一脚的泥泞山路，我真是又累又困，迷迷糊糊，回来时就带错了路。等到发现时，路边的水田都变成了茂密的蒿草，再走个十几分钟都进山了。

那墨水一般黝黑的大山如乌云般压在我们头顶，不知从何处还传来了潺潺的水声。

总算熬到老姐停手，我心惊胆战地站起身来：“那边有灯光，我们先去问个路吧？”

山脚下约一百米处，有一栋红瓦的平房隐约还亮着灯。

“奇怪，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会有房子？”老姐自言自语道，“看这房子的年龄，怎么也是解放前了。在四五十年代，这一带居住的都是岭南来的客家人，修房子讲究的是聚群而居。大家都把房子建在一起，用类似于走廊的建筑连起来。下雨的时候去串门，连鞋都不用湿，称为团屋，抱团而居的意思。看这房子的建筑风格，

也是岭南的客家屋。可偏偏怎么这一家独门独户的，不正常啊。”

“哈哈，你还怕这是鬼屋不成？”我怂恿着老姐，却万万没有想到，那确实是一栋鬼屋。

(二)

借着手电的光，发现这屋子的确有点年头了。写在泥巴墙上的口号居然还是“打土豪，分田地”，这怎么都是抗战时期的遗迹了。

“有人在家吗？”老姐挺贤淑地敲着门——在外人面前，她总是装乖宝宝，骗取了不少的好感。

但她敲了很久也不见人答应。推推门，好像是从里面上了门闩。

“奇怪，既然门闩放下来了，那应该里面就有人啊。这是老式的门闩，只能从里面放下的，和古装片中的一模一样。”老姐自言自语道。



门旁边有一扇窗户，昏黄的灯光就是这里传出来的。我踮起脚往里瞅，窗户上糊上了白纸，但这难不倒我。我舔了一下自己的手指，然后用手指上的唾液润湿了窗纸，再轻轻一压，窗纸就无声无息地破了一个洞。古装片里面的大侠都会这一招。

我把眼睛凑到了小孔上，却失望地发现门后只是个超级简单的客厅罢了，大概十几步长宽，是用来待客的地方，摆着一个衣柜和几条板凳。厅屋中的灶火还没有熄，可见屋中人离开还不久。

老姐也凑了上来，笨手笨脚地弄了一个偷窥孔，看了一会儿，说道：“奇怪，这客厅中央怎么还生火？”

老姐是个挺时尚的人，当然不知道这是以前农村的建筑风格。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保温瓶。厅屋中会挖一个直径约一米的圆坑用来烧火，有一壶水时刻挂在



火上，让客人随时都有热茶喝，这也是热情好客的表现。像现在，这个火上就挂着一个巨大的铁质水壶，把手都被烟火熏得漆黑，壶角还冒着蒸汽，似乎已经沸腾了。

“奇怪，这屋里的人都到哪里去了？”老姐满肚子的疑惑。

“一定到两边的厢房睡觉去了呗。”我看向两边，厅屋的两侧各有两个门，一般是用作卧室的。

“不对！你看，那两扇门上都有铁链锁上了，而且都是从这边锁上的！”老姐目光敏锐地指出。

我一看，大吃一惊。门后的厅屋一共有三扇门，全部都是从里面锁上的。也就是说，上门闩的人在里面。可是厅屋中又没有人，上锁的人仿佛化作一缕青烟消失了。

正纳闷时，突然左边厢房中传出一声尖叫，同时“啪啦”一声似乎有什么东西打破了。慌乱的脚步声响起，左侧厢房的门扑通一声巨响，仿



佛有人撞在门上。

但门被链子锁上了，只打开不到一寸距离的门缝。

“二叔，怎么门锁了？”那门后传来年幼的女孩子惊恐的叫声。一只如春藕般的小手臂从门后的黑暗中伸了出来，摸到了那冷硬的链子。

“二叔！快放我出来，这房里有鬼，有鬼正在我床下爬呢！”这惨叫只听得我全身血液都快凝了起来。

(三)

“怎么办？”我看着老姐。

“山人自有妙计。”老姐神秘一笑，从头上取下一支长长的发簪。老姐将发簪轻轻地插入两扇门板之间的缝隙中，然后慢慢向上提，居然将门闩提了起来。再双手轻轻一推，两扇门板吱呀一



声开了。

我又惊又喜地看着她：“老姐，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招，从哪里学的？”

老姐：“拜托，你平常看的古装片里，大侠不都是用刀刃撬开门闩的吗。相同道理。”

左侧厢房门后的女孩子似乎听到了我俩的谈话，警觉道：“是谁？我二叔呢？”

老姐在门口蹲下，双手轻轻地捧住女孩子从门缝中伸出的手：“别怕，我们都是好人。你叔叔似乎出去了，好像很匆忙，门都没有关。”

老姐说话就是有艺术。轻描淡写的一句“很匆忙，门没有关”，就掩盖了我们擅自撬门的错误。

那女孩子似乎真的吓怕了，一见来人，隔着门缝居然呜呜地哭了起来：“你们快把门打开，这边有妖怪要出来了。”

原来这房子的主人是她二叔。二叔本来一直在城里做事，上个月突然辞掉工作住回这老屋。